

歷朝

五種說

十三

百一

大部觀

古今說海

明雲間陸氏原編

集成圖書公司印行

午集

說畧第一編



明
雲
南
陸
氏
原
編

說
略

集成
岡
書
公
司
印

宣統元年七月出版

不許複製

藏版者

集成圖書公司

印刷所

集成圖書公司
上海南京路

總發行所

集成圖書公司
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集成圖書公司
北京天津漢口廣東山西

經售處

各埠大書坊

古今說海全部計十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默記三卷

宋王銍撰銍有補侍兒小名錄已著錄此編多載汴都朝野遺聞末一條乃考正陳思王感甄賦事周煇清波雜志嘗疑其記君洙扼吭之妄又其中所引江南野史李後主小周后事參校馬陸二家南唐書無此文則亦不能無誤然銍熟於掌故所言可據者居多如宋太祖以周世宗幼子賜潘美爲子事似不近理而證以王鞏所記乃併其子孫世系一一有徵則尹洙事或傳者已甚鞏未察而書之小周后事則今本江南野史已非完書其文在佚篇之內均未可知未必盡構虛詞也惟所記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見火輪小兒知宋將代周一書涉於語怪頗近小說家言不可據爲實錄耳

古今說海

說略目錄

甲集四卷

默記

朝野遺紀

乙集四卷

墨客揮犀

山房隨筆

丙集三卷

諧史

丁集二卷

鐵圍山叢談

戊集三卷

宣政雜錄

靖康朝野僉言

續墨客揮犀

聞見雜錄

昨夢錄

三朝野史

孔氏雜說

瀟湘錄

三水小牘

談藪

已集四卷

清尊錄

睽車志

話腴

朝野僉載

庚集四卷

古杭雜記

蒙齋筆談

文昌雜錄

就日錄

辛集三卷

碧湖雜記

錢氏私誌

遂昌山樵雜錄

壬集三卷

高齋漫錄

桐陰舊話

霏雪錄

癸集二卷

東園友聞

拊掌錄

已上雜記家總三十二卷

古今說海

默記

說略一雜記一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言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沉朴之得君所以世宗才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輦蹙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玄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旣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卽衣白欄乘轎子出居天清寺

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

太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卽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指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邪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卽命速退以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而藝祖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師其美明者自云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間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見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王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王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旣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

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尙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畱以與內侍張景宗令養視遂冒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聖曰孩兒且許大也昭陵出閣以爲春坊謁者後擢副富鄭公使虜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宮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爲殿帥蓋嘗同奉使交結有自弼皇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拜歲月非弼進擬出絳知蔡州弼乃止厚陵爲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焚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尉茂實惶恐執詣有司以爲狂人而黥之知其實非狂人也茂實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卽位避藩邸諱改名孜頗疎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謚勤惠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臥內茂實岸幘起坐其頭角巉然眞龍種也全類其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能詩有子與邸中作壻此可怪也

神宗初卽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皇帝知公早虛

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行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創發之故虜乃不共戴天之讐反捐金繒數十萬事之爲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之志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爲先子言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爲侍禁約婚慈聖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牆避之后卽時還父母家俄選爲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爲有道之士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一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舍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書

在經後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邪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司馬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鍇誥勅備存甚多僕嘗至攝山求所謂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邪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扑之察省試房心爲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慶厯中爲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爲公銳意言事如論

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卽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賊魏庭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旣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部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而臣實耻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處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張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鄙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勸張與諫通事不復枝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勸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堅勸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貲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旣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

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家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所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予寬恩思釋前咎又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朋比顧弭事端潛落偏說陰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闕有司而妄徇私情替名胥役跡其阿比之意尙興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荊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其前昭明主之於其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矣昭明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楊關州外爲舉人上書極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外書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實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敎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

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宿幕幃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決無患矣
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
何久藏少年不出邪夫人亦大笑而已謂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
戚屬莫不如此固可以久安邪此傳晏元獻手書藏其甥楊文仲家其間敘婦人姿
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也

龍袞江南錄云江南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入輒數日而
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王歸朝後與金陵
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距壽陽劉仁贍未下而
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瀾
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
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
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翌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

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旣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旣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卽斬皇甫暉頭者

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簾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接則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陣寨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眞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厯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爲宗臣比跡於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默記終

宋王銍撰

古今說海

宣政雜錄

說略二 雜記二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衛士晨起叱狐不動呼衆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卽日得旨壞狐廟亦胡犯闕之先兆也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頤領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人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爲女冠居於家蓋人妖而女胡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髯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月餘人傳曰於某處看胡兒也亦胡寇之警云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金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節而無人無不喜聞其聲而効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成不見主人翁本虜讖故京師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